

石門文字禪

石門文字禪卷第二十

宋江西筠溪石門寺沙門釋德洪覺範著

門人覺慈編錄 西眉東巖旌善堂校

銘

明白庵銘

并序

余世緣深重夙習羈縻好論古今治亂是非成敗交遊多譏訶之獨陳瑩中曰於道初不相妨譬如山川之有飛雲草木之有華滋所謂秀媚精進余心知其戲然爲之不已大觀元年春結庵於臨川名曰明白欲痛自治也瑩中聞之以偈見寄曰庵中不著毗耶

坐亦許靈山問法人便謂世間憎愛盡攢眉出社有
誰瞋於是堤岸輒決又復滾滾多言然竟坐此得罪
出九死而僅生恨識不知微道不勝習乃收招覓覓
料理初心爲之銘曰

雷霆發聲萬國春曉聞者不言心得意了木落霜清
水歸沙在忽然震驚聞者駭怪合妙日用如春雷霆
背覺合塵如冬震驚萬機俱罷隨緣放曠尚無了知
安有倒想永惟此恩研味其旨一庵收身以時臥起
語默不昧絲毫弗差蒙雜而著隨乎于嘉

圓同庵銘

空印之庵圓何所同睨而視之同太虛空弗設戶牖
無南北東而庵中人來無所從廓然現前以道爲容
我此法界遇緣卽宗自受用境出生無窮使令服玩
地獄天宮各各無礙如空行風我非文殊齒豁頭童
以問法來罄折其躬而師應機如隨扣鐘聊觀此老
游戲神通不起于座瞬兩漆瞳以大千界置于鍼鋒
以香水海藏于睫中一切人天之與魚龍不覺不知
如盲如聾萬像懽呼聲摩蒼穹天魔外道以手擣胃
欲折困之面爲發紅如環輪上尋其始終於是雌伏
仰此法雄我雖衰退氣猶如虹未甘見刪終依禪叢

斯文之作蕩除執封當以理勝文則非工瀉山之陰
磐石可礱書以刻之昭示童蒙

覺庵銘

并序

道人聞公以四威儀爲庵而以覺名之隨身叢林之
別名也余游此庵中微塵數劫適今始讀其號如人
靜坐忽見鼻端心知之而不可以語人名之所解又
如風中鼓橐雖有神禹之知莫能分別特相視一笑
而已銘曰

明暗色空成住壞卽大寂滅究竟覺居以名庵是增
語而我銘之添注腳如湯消冰無別冰冰湯之相未

全脫何如睡足百事懶軒納林光鳥聲樂當知今在
衡嶽中門外今無覺衡嶽道人撫掌笑軒渠注經不
必居牛角

如庵銘

并序

吾鄉日公謂余曰吾以經行坐臥爲庵以分別塵勞
爲如且求銘銘曰

日用現前隨眠煩惱去之卽生如石下草蓋其妄覺
取舍顛倒小根怖之冰炭懷抱我以慧眼燕坐默觀
一切異相如珠走盤是時日公非內非外是非死生
合成一塊

朴庵銘

履長老禪而色貴白老禪有終白不受色道人游方
學至無學如役六用則思返朴有山可看有飯可飽
乃笑諸方何必百巧鑪煙未殘跏趺袖手雪窓無塵
鳥啼清晝

夢庵銘

并序

弛擔假寐入大槐之宮嘗王者樂覺來欠申炊未及
熟耳輟薪得鹿翳諸隍中俄而忘之意以爲夢且行
且詠路人用其語而得鹿一以爲虛一以爲實此世
間之論也夢中無女色而欲成辦非實非虛此出世

間之論也衡嶽素公高行著叢林寄傲一庵而以夢
名銘曰

一境圓通而法成辦五根不行而意自幻晝思夜境
塵劫無間而曉開歛初不出眼知誰妙觀鏡于心宗
以世校夢乃將無同爲魚泳波爲蝶翔空在素曲肱
吉祥止躬卽庵是夢問井得水卽夢是庵緣飯識米
於一意地無能無二若見主人夢庵俱棄

癡庵銘

并序

衆生以貪瞋癡爲三毒三毒之過能致生死諸佛以
戒定慧方便觀照而用治之余至龍山翊道人引余

坐於明窓淨室之間曰此吾癡庵也翊頤然秀發論
議精到余不見其癡之相山雲朝升壁月夜挂翛然
無營余不見其癡之理禪者方以精嚴黠慧自矜機
辯逸羣勝物其肯甘爲癡哉顧虎頭之癡於畫王述
之癡於不言幸爲世傳是好名之癡也上人泯泯與
衆臥起不知人間是非榮辱貴賤功利如三世諸佛
之白牯可謂之癡雖以自志然余以謂其未能絕對
余爲之銘又可乎上人之癡不事於名則余之銘於
義未失銘曰

導師黠慧出三界癡於無癡中致衆生疑未若翊禪

淡然無爲以癡爲庵聊以戲之亦有癡侶論癡要訣
若見大智紅鑪片雪

懶庵銘

并序

放似狂靜似懶學者未得其真而先得其似山林雲
壑之人狂放一致靜懶同川然曾次涇渭笑時真率
瞭然得於眉睫之間融懶亦能負米瓚懶亦能拭涕
安懶亦能牧牛未能真懶也者南州仁公以勃率爲
精進以哆和爲簡靜以臨高眺遠未忘情之語爲文
字禪然則結庵自藏而名以懶殆非苟然甘露滅爲
作銘曰

惟融與安品坐客瓚於禪林中是謂三懶秀媚精進
辯慧擔板唯道人仁俱透此惠水不洗水眼不見眼
以之名庵蓋亦泡幻鳥啼華笑日用成辦睡起密傳
露芽一盞

墮庵銘

心非言傳則無方便以言傳之又成瑕玷蓋言不言
俱名污染飲光華笑智海簞卷非言不言驚如掣電
異哉曹山法幢特建以墮一字雪諸情見在聖非貴
在凡非賤雜之不藏著之難辨二乘骨驚十地覓戰
而解空子乃圓笑屬善刀藏之不漏鋒鋦不動聲氣

降伏魔怨

喧寂庵銘

并序

高安居士王詢溫甫和易寡欲靖專無營特刻意事
佛精嚴弗懈雖年運往矣而視聽聰明惟履無玷故
聲稱閭里雲庵道價值天下元豐間游金陵舒王施
第爲寺以延叢林號內外護元祐初退休來歸說瀟
於洞山九峯溫甫忘冠巾而師事之其法嗣佛照禪
師惠泉者與之交善自泉住上都名利士大夫有稀
見之者而與溫甫日親法喜偈語酬唱不絕豈所謂
千里同風者乎政和七年秋結制對其所居名曰喧

寂余適以事至訪之溫甫方負暄閱經置卷坐語語少而理多於是自媿羈官四方畏首尾思蟬蛻垢紛縱浪閒曠而不可得乃銘其庵而去銘曰

孰談無生唯老居士孰爲聽徒團樂妻子以諸塵勞而作佛事視其家風老龐是似名聞諸方流輩追崇餘四十年一節保躬老則結屋置闌闌中卽喧而寂蓋將無同賢哉斯人不二於物蹇寓于世莫知歸宿我睨而視亦見彷彿出生太虛陶鑄魔佛

破塵庵銘

并序

道人堪師庵於水西南臺之下名曰破塵爲之銘曰

取大經卷破此一塵何以破之智爲斧斤塵非斷空
可破非有了然而知空亦不受異哉湘麓庵此老堪
視其庵名如車指南堪雖可卽語默弗及如指自觸
如眼自覲

報慈庵銘

并序

武寧西峯達上人年方妙而孝思度越流輩父母喪
則重于墳所旦夕誦唄以時臨遂自名其庵曰報慈
嗚呼達可謂知如來大師律我比丘之意經豈不曰
孝名爲戒乎余謂其所爲有補於名教乃爲之銘曰
竹叢生謂之慈竹鳥返哺謂之慈鳥豈吾含齒而戴

髮乃彼烏竹之不如故有終天之痛心再折而情枯
蔣松楸以上雲雨就樹陰以縛屋廬營出世之冥福
生五濁之芙蕖知輪珠以行道明月皎其影孤念
此風之可尚聊以起精進而激懦夫

甘露滅齋銘

并序

政和四年春余還自海外過衡嶽謁方廣譽禪師館
于靈源閣之下因名其居曰甘露滅道人法太請曉
其說余曰三祖北齊天平二年得法於少林隱于皖
山終身不言姓氏老安隋文帝開皇七年括天下私
度僧尼驗勘安曰本無名遂遁于嵩山二大老厭名

迹之累而精一其道蓋如此余寔慕之乃爲之銘曰
吾聞甘露食之長生而寂滅法乃有此名寂滅而生
谷神不死唯佛老君其意如此我本超放憂患纏之
今知脫矣鬚髮伽黎安遁嵩少璨逃潛霍是故覺範
老于衡嶽山失孤峻玉忘無瑕當令舌本吐青蓮華

明極齋銘

并序

太原王健伯強名臣惠公之子皇叔嘉王之壻方壯
年則能棄官學道閱首楞嚴經至餘塵尚諸學明極
卽如來歎曰此如來之訓而余之志也願以明極名
其齋而乞銘於余銘曰

有而尋求癡暗所囿得而驚異智濁之咎濁澄暗徹
自覺成就如人目睛一塵不受開睫譬生明發寄根
歛睫譬死暗不能昏聖師真慈開此妙門睥睨不入
夫豈知恩楊然丈室中置匡牀經行宴坐晨燈夕香
勿使邪念蔽常寂光

夢蝶齋銘

并序

龍舒陳顯仁和粹而喜客慈祥而樂善宗族朋友皆
稱之余以怡然居士之齋爲夢蝶而爲之銘曰

浩蕩之春萬物發飾淮山花開麗其風日蛺蝶何爲
栩栩自適朱門青鞍羣色綦布富貴鼎來賓客鴛鴦